

許茂和他的女兒們

原著：周克芹
改編：許謀清
繪畫：徐恒瑜



這份草稿的作者就是金東水，她已聽龍慶和許琴介紹過。這位罷了官、燒了房子、喪失了一切家產、死了妻子、困守囹圄的人，竟然還有如此堅定的信念，使顏少春十分感動。她決定把草稿送到區裏去研究。



工作組住到許茂家後，四姑娘一直在觀察着他們，雖然很少開會，可鄭百如出出進進匯報工作，與工作組員小齊形影不離的情景，使她覺得有些失望。「我的命運難道逃不脫姓鄭的魔掌麼？」



幾天以後，四姑娘在井邊遇到了小齊。「你是許雲雲，對嗎？」四姑娘驚異地抬起頭，沒說話。小齊誠懇地說道：「老鄭要求與你復婚，我看可以嘛，他工作積極，你應該支持他……」



四姑娘挑着水走了。她氣憤地喘着氣，他們跟鄭百如都是一個鼻孔出氣的！看來，不能靠別人，只能靠自己了。



「只能靠自己了。」四姑娘決定今天去趕場：一是為爹買點布，把八妹寄來的皮子鑲上面子；二是為大姐夫備辦一份為老漢祝生的禮物。她早就得知今年結算金東水沒有分到一點現金。



經過三姐家門口，正碰上三姐在收拾瘟雞，便問：「瘟了幾個？」三姐說：「三個。一乾二淨。」四姑娘強作笑顏：「沒來頭，正好給娃娃們打打牙祭呢。」三姐笑道：「趕場轉來，也來開個葷吧！我把爹和老九都請來。」

連環畫連載（十二）



鄉愁的胎記

加遠遼、神秘的居所。

從立秋的那一天開始，天空裏的涼意就不可逆轉地一天天明晰起來，縱使艷陽依舊如火，還是驅不散那憂愁一樣絲絲裊裊的涼。

從前，家裏曾經種着兩棵葡萄。每到秋天，母親就會指着葡萄樹對我們說：「你們就是那些葡萄樹上的果兒。」她認為我們會給她苦澀的心帶來一些慰藉和甜蜜嗎？但誰是那葡萄樹，她並沒有說。

秋

涼風一起，葡萄園裏的葡萄就變了顏色。對於從前那種結結實實的翠綠，應該怎麼理解呢？叫少不更事吧！秋水因冷而淨，而澄澈透明，但也因此而透射出憂鬱的沉味。然而，葡萄的心境卻是很難猜測的。每一粒葡萄臉上初露的酡紅，不知道是緣於對夏日陽光刻骨銘心的記憶，還是緣於對未來某一時刻的畏懼。

也許，這正是一個生命進入成熟期的必然表現——有渴望，也有羞怯；有透徹，也有暗昧；有留戀，也有忘卻；有袒露，也有設防；有勇氣，也有恐懼……對於葡萄來說，越來越大的晝夜溫差，就相當於人生中的冷暖炎涼和起落波折，預料到了生命進入「老境」後的苦澀，便開始拚命地吸納營養，積累糖分，讓生命變得甜

一點兒，再甜一點兒，是為抵禦，是為沖淡。

其實，不事收斂的騰雲至雨和一往無前的甜甜膩膩，都不是生命的本意和應有的沉味。可靠的品質和成色無不來自於反與正、陰與陽、逆與順、難與易的博弈與制衡。誰敢相信不是為了抵禦熱而生的冷和不是為了抵禦冷而生的熱？誰敢相信不是為了平衡苦澀而積蓄的甜和不是為了消解疼痛而施行的撫慰？誰又敢相信不經過煎熬、掙扎和抗爭而得來的愉悅和自由？

想起持續了整整一個夏天的乾旱，就想起了自己從前的困苦貧窮，但我並不知道那些植物是以怎樣的方式度過了那可怕的煎熬。想像中白天的酷熱和夜晚的低溫，像兩把鞭子一樣

任林舉

輪番抽打着它們，讓它們不得不將根扎得更深，更緊更牢地「攥緊」大地。深深地呼吸，一口冰冷，一口灼熱，在它們沒有被這溫柔的苦難摧毀之前，完全可以理解成為一種生命淬火的必要程序。光從它們的葉脈上折射出來，彷彿一個神秘的微笑，一閃即逝。

艱難的日子已經過去，從現在起，季節進入了秋天。收穫的日子漸漸臨近，母親卻在某一小城的十層樓上，一臉虔誠地聽妹妹為她解讀經典。當這一生的苦澀與炎涼都將在葡萄們的內心化作甘甜，它們可以無聲而又莊嚴地宣告「成了」的時候，母親卻無力關心最後的評判，原來，她並不是前來收穫的那個人。

從族群到國際

郭一鳴



維港看雲

上月赴新西蘭出席第二十屆國際潮團聯誼年會，回港後在本欄寫了《在基督城沉思》一文，一同出席年會的香港潮屬社團總會首長和團友，讀後覺得意猶未盡，問有沒有下集。新西蘭如此美麗的國度，如此美妙的旅程，實在不是一篇一千五百字短文所能裝得下。好吧，再寫一篇，不過不是寫風景名勝土人情，而是寫年會。不止一個朋友問我，千里迢迢跑到南半球開什麼重要會議？

這個問題問得好。來自幾十個國家和地區的近千多名代表，大多是從北半球飛到南半球，九月的香港仍是盛夏，經過逾十小時的航程，到達新西蘭卻是冬末初春季節，南阿爾卑斯山脈到處可見皚皚白雪。我們比大會開幕日提前五天飛抵奧克蘭機場，立即轉內陸機到南島基督城旅遊，一路上遇上好幾個各地來的代表團，他們也是先旅遊後開會。其實開會是一個好由頭。香港代表團由團長到普通成員，大部分是日理萬機的老闆，幾個像我一樣的上班族，平日也是從早忙到晚



▲潮州韓江一瞥

資料圖片



▲潮洲的廣濟門樓

資料圖片

的貢獻。這次大會的規模和級數，在新西蘭當地是罕見的盛事。

民間主辦、官方支持、高規格、國際性、影響力，是國際潮團年會的一大特色。我記得二〇〇三年在新加坡出席年會，時任新加坡副總理李顯龍出席大會，他致辭時透露一個數字：新加坡內閣有三分之一成員會說潮州話。二〇〇一年的第十一屆年會盛況空前，來自世界各國各地七十多個代表團逾三千名代表雲集北京，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出席主禮，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新加坡總理吳作棟、澳洲總理霍華德、加拿大總理克雷蒂安、柬埔寨王國參議院主席謝辛等外國領導人向大會發來賀詞，大會榮譽主席李嘉誠致辭。年會期間，饒宗頤教授在故宮和歷史博物館分別舉辦書畫展，北大季羨林先生特地前來捧場，「南饒北季」相見甚歡，成為一時佳話。

俗話說，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

人。一個潮汕「膠己人」的民間社團聯誼會議，自一九八一年在香港舉辦首屆年會，四十年來在世界多個國家以及國內各大城市舉辦了二十次年會，所到之處政商雲集，朝野高度重視，年會舉辦期間，大寫的「潮」字，從當地的機場到會場，到處可見，潮音潮曲隨處可聞。網上有不少「啥是潮汕人」的段子，離不開潮人會做生意愛當老闆，吃潮州菜喝功夫茶，有一個段子叫「天底下最大的騙子是穿背心人字拖的潮汕人」，乍一看以為是罵潮汕人，其實是說潮汕老闆不拘小節愛穿拖鞋着背心揸實士出街。但我認為這些還不夠，潮汕人天生的組織能力、動員能力和凝聚力，相當一流。每一次國際潮團年會，就是一次象徵全球潮人團結、展示潮人影響力的群英會、是一次弘揚潮汕人精神文化的嘉年華，年會永恒的主題，就是故土之情、不忘初心。這樣一個會議，對全球每一個潮州人來說，你說重不重要？

會議廳衆生相

白頭翁



閒話煙雨

赫魯曉夫的鬧。一九六〇年十月正是在聯合國大會議廳中心，作為蘇聯代表團團長的赫魯曉夫正襟危坐在台下，正戴着耳機，極其嚴肅地聽主席台上的發言。當菲律賓賓外長走上台發言時，赫魯曉夫的臉漸漸凝重起來，臉色陰沉，不時氣憤地晃動着他碩大的光頭。原來菲外長在發言中激烈地攻擊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且調門越來越高，語氣越來越「毒」。赫魯曉夫終於於忍不住了，他要反擊、要批駁、要制止這種敵對勢力的叫囂。他先揮手幾次表示憤怒和不滿，主席台上的輪值主席和菲外長置若罔聞，被激怒的赫魯曉夫終於攔起拳頭向主席台上揮舞，終於拳落台桌，咚咚的拳頭敲擊桌面的聲音不但沒有讓菲外長停止、悄聲、啞然而退，反而勢如火上澆油，尖厲的聲討社會主義之聲粗暴地刺激着赫魯曉夫的神經，他終於忍無可忍！這時候，坐在他身後的一個非洲國家的外交官，不知出於何種心理，給赫魯曉夫遞過來一隻皮鞋，赫魯曉夫接過這隻皮鞋，掄圓了猛擊桌子，其聲如雷，終於把聯大會議給攪了，這在聯大會議歷史上前所未有，至今仍未有，也在聯合國大會上

留下了赫魯曉夫的鬧。

卡斯特羅的叫。

一九七九年十月卡斯特羅穿着軍靴，一身戎裝登上聯合國大會主席台，他用手輕輕碰了一下無檐軟帽，算是對出席聯合國大會所有國家代表們的禮儀。然後昂起頭，翹起他那黑白相間的「古巴軍人鬍」，輕蔑地掃視着會場，傲慢地舒展着手臂。突然他轉過頭來，一言不發地盯着聯合國輪值主席看，像警察在審視罪犯；又一言不發地看着身後那幅巨大的聯合國會旗，像職業軍人大戰前查看軍用地圖。卡斯特羅突然轉過身來，用力往下抽了一下綠色卡其布的軍裝，好像

佩戴的軍銜是少校軍銜。他一張口，足令整個聯合國大廳肅穆，甚至有些害怕。他用高八度的高腔，從第一個字開始就猛烈地抨擊美國，用無與倫比的憤怒，無法言表的兇猛，指着美國代表罵，大罵；批，猛批；火藥味十足，聲調還在不斷提高，不斷加劇。西方記者形容：「簡直就是直着喉嚨罵大街」，「聲高八部」，「像陣前罵敵，不可一世！」據說當時在聯大開會的所有代表包括大會主席台上的高頻喇叭都把聲音降低三度，耳朵受不了。

聯合國大會從此留下卡斯特羅的叫。



▲聯合國總部內的雕塑

資料圖片

卡扎菲的哨。

卡扎菲穿着他十分扎眼的民族服裝，擺擺晃晃地走上聯合國主席台，他並不忙着發言，也不忙着行禮，他在極其認真地打量着發言席，致使聯合國大會竟然啞然失聲達好幾分鐘，好像當時那麼大的會議大廳中鴉雀無聲，幾乎所有代表都稀奇和不解地望着卡扎菲，不知他在盯着桌面看什麼，也不知道卡扎菲又要爆出什麼花花腸子。據事後透露出來的情况，當時卡扎菲看見主席台發言台面上有一隻小小的黑蟲在緩緩地爬動，他不想驚動牠，一直目送牠爬到發言台的桌面下。

卡扎菲發言講什麼，怎麼講的，恐怕當時都沒有什麼人聽，更沒有什麼人記，本來他可以像那隻小黑蟲一樣消逝，下台走人。但他愣是沒走，整衣冠，行別禮，突然間，卡扎菲用手捏起嘴唇，發出一聲聲利比亞人呼喚獵鷹的口哨聲，尖利、高旋、清脆，卡扎菲的哨聲傳遍整個聯合國，他桀驁不馴，我行我素，焉管是聯合國大會講台，還是草原牧場沙漠？以他的風格和膽識，呼嘯着走下聯合國大會主席台，從此此處留下一句名言：卡扎菲的哨兒。

（「做客聯合國」之三）